

# 农民家庭禀赋与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

邓淑英, 田艳芳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 基于 3 953 份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 运用 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 家庭经济资本负向影响显著, 每增加一个单位, 参保概率降低 13.4 个百分点; 家庭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显著, 每增加一个单位, 参保概率提高 16.5 个百分点; 家庭自然资本负向影响显著, 每增加一个单位, 参保概率降低 9.7 个百分点; 家庭人力资本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 农民; 家庭禀赋; 养老保险; 参保行为

中图分类号: D63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5)01-0061-06

## Farmers' household endowments and participation in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Based on CGSS2010 data

DENG Shu-ying, TIAN Yan-fa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Using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household endowments on farmers' participating behavior of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based on 3 953 copies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10). Results showed that household economic capital had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robability of farmers' participating behavior, which showed each unit increase in household economic capital was associated with a 13.4% decrease in the probability of farmers' participating behavior, while the social capital had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bability of farmers' participating behavior, which indicated each unit increase in household social capital was associated with a 16.5% increase in the probability of farmers' participating behavior, and the household natural capital had negative effect, which told each unit increase in household natural capital was associated with a 9.7% decrease in the probability of farmers' participating behavior; household human capital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Keywords:** farmers; household endowments; pension insurance; participating behavior

### 一、问题的提出

从 2000 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相比城镇, 农村人口老龄化更为明显, 农村老人养老问题更为突出<sup>①</sup>。受传统观念、经济水平和对政策了解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农村人口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并不高<sup>①,2]</sup>。调查显示, 新农保的实际参

保率仅为 57.59%<sup>②</sup>。

关于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及其(以下部分简称“参保”)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个人特征方面。吕学静<sup>[3]</sup>、成志刚等<sup>[4]</sup>指出, 性别、婚姻状况等因素影响显著。金刚等<sup>[5]</sup>研究发现年龄、学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不同年龄组和身份类别的农民群体参保影响因素存在着一定差异。穆怀中等<sup>[6]</sup>认为“新农保”试点政策能吸引中低收入水平、中低学历程度、健康水平低、参保回报时间短的人群。刘辉<sup>[7]</sup>、李新洋<sup>[8]</sup>认为, 健康状况、受教育

收稿日期: 2014-12-20

作者简介: 邓淑英(1990—), 女, 福建连城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养老保障。

水平影响显著。二是家庭特征方面。家庭收入对参保意愿有显著影响,对此学者已达成一致意见,而究竟是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学界存在争议。吴罗发<sup>[9]</sup>指出,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农民的养老保险缴费能力也就越强,参与意愿就越高。杨丽等<sup>[10]</sup>持不同意见,认为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应地减少了农民在年老时的生存顾虑,从而降低了参保意愿。此外,农户劳动力比重、农户承包耕地面积等也有显著影响<sup>[9]</sup>。Ebenstein<sup>[11]</sup>提出,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和性别影响其父母参保的意愿,子女较少尤其是没有儿子的农民参保比例较高。三是心理认知方面。成志刚<sup>[4]</sup>、穆怀中等<sup>[6]</sup>指出,政策了解程度、了解渠道和农民对新农保能否解决养老的认知等因素影响显著。崔红志<sup>[12]</sup>、吴玉锋<sup>[13]</sup>、邓大松等<sup>[14]</sup>、凌文豪<sup>[15]</sup>也认为农民的信任是重要影响因素。

家庭禀赋是个人禀赋的外延,是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共同享有的资源和能力,包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sup>[16]</sup>。一般认为,当农民拥有较高的家庭经济资本时,个人对未来的养老预期乐观,自我养老能力和家庭养老能力都较高,不需要为未来的养老资源担忧,因此农民对政府举办的社会养老保险积极性下降;当农民拥有较高的家庭人力资本时,个人受传统家庭养老观念的影响较小,风险意识较强,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政策认可度高,可能会增加其参保的积极性;当农民拥有较高的家庭社会资本时,个人有广泛的社交网络,对家庭的依赖减弱,更愿意参保而不是仅仅依赖家庭养老;当农民拥有较高的家庭自然资本时,个人的土地保障能力强,农民更多地依附土地进行养老,因此家庭自然资本越丰富,农民参保的积极性越低。由此,就农民家庭禀赋对其参保行为的影响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家庭经济资本有负向影响。

假设2:家庭人力资本有正向影响。

假设3:家庭社会资本有正向影响。

假设4:家庭自然资本有负向影响。

在此基础上,笔者拟基于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数据分析农民家庭禀赋对其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

## 二、数据来源、计量模型与变量测度

### 1. 数据和模型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实施的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0)。该调查采取多阶段和分层抽样设计在全国范围内31个行政区进行抽样,共获得调查样本11783个,其中农村样本为6040个。笔者根据研究需要,剔除缺失值后,最终选取3953个样本进入回归模型。从调查数据来看,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为977人,占24.72%;未参加养老保险的2976人,占75.28%,农民参保比例极低。这可能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低、农民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和认可程度都处于低水平有关。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即“ $Y=0$ ”表示农民未参保,“ $Y=1$ ”表示农民参保,因而选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其模型形式是:

$$P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3 x_3 + \dots + \beta_m x_m + u \quad (1)$$

(1)式 $P$ 为农村居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概率, $m$ 为自变量的个数, $X_j$ 表示影响农村居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行为的第 $j$ 个解释变量, $\beta_0$ 为常数, $\beta_j(j=1,2,3,4,\dots,m)$ 为自变量回归系数, $u$ 为随机干扰项。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的误差项服从二项分布而非正态分布,因此拟合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进行参数估计。

### 2. 变量测度

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参保行为,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是否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测量农民参与养老保险的情况,被访问者从“是”与“否”中进行选择,回归模型中以“否”为参照对象。由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规定年满16周岁的农村居民可以自愿选择参保缴费,满60周岁时可以领取养老金,因此数据处理时将对象限定为16~60周岁的人群。

解释变量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核心变量,即家庭禀赋。家庭禀赋不仅会影响子女对老人的赡养行为,还会影响农民参保的意愿与行为。借鉴已有研究结果,将家庭禀赋分解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

家庭经济资本主要通过家庭总收入和住房面积两个指标进行测量<sup>[17]</sup>。家庭总收入指标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全年家庭总收入为多少元”获得,包括

农业收入、外出务工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其他收入等，对其取对数。家庭住房面积指标通过询问被调查者“现在住的这座住房的套内建筑面积”获得。对家庭收入对数和家庭住房面积分别赋予 0.5 的权重加权求和。考虑到家庭收入与个人收入存在相关性，采用家庭水电煤气支出代替家庭收入衡量家庭经济资本，与以家庭收入为基础的家庭经济资本进行对比分析。家庭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数<sup>[18]</sup>二者 Z 标准化后，赋予相同权重加权求和。家庭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参与社交的频率和人情送礼支出，将人情送礼支出的对数和参与社交频率 Z 标准化后，赋予

相同权重加权求和。家庭自然资本主要是农户实际占有并控制的土地，主要通过实际耕种的田地、林地和牧场、水面和滩涂及其他土地的面积之和来测量，并将其 Z 标准化。

第二部分为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影响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个人收入、教育水平等。其中，性别、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和婚姻状况为虚拟变量，教育水平为定序变量，健康状况为五级连续变量，个人收入为被调查者全年所有货币性收入并对其取对数。

各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变量说明与描述统计(N=3 953)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b>被解释变量</b>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受访者 2009 年是否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否=0；是=1	0.247	0.431	0.000	1.000
<b>解释变量</b>					
<b>家庭禀赋</b>					
家庭经济资本	家庭经济资本总值 Z 标准化值	0.000	1.000	-7.251	7.130
家庭人力资本	家庭人力资本总值 Z 标准化值	0.000	1.000	-3.078	8.846
家庭社会资本	家庭社会资本总值 Z 标准化值	0.000	1.000	-2.493	2.893
家庭自然资本	家庭自然资本总值 Z 标准化值	0.000	1.000	-0.307	29.973
<b>控制变量</b>					
性别	男=0；女=1	0.527	0.499	0.000	1.000
年龄	受访者年龄，2009-出生年	42.419	10.818	16.000	60.000
政治面貌	非党员=0；党员=1	0.043	0.203	0.000	1.000
宗教信仰	不信教=0；信教=1	0.119	0.324	0.000	1.000
婚姻状况	单身=0；婚居=1	0.891	0.311	0.000	1.000
健康状况	很不健康=1；比较不健康=2；一般=3；比较健康=4；很健康=5	3.684	1.123	1.000	5.000
个人收入	2009 年个人收入总和取对数值	7.929	2.621	0.000	13.820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0；初中=1；高中=2；大学及以上=3	0.652	0.726	0.000	3.000

### 三、实证研究及其结果分析

建立家庭禀赋及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民参保行为影响的 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并运用 SPSS20.0 统计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2。其中，模型 1 是除教育水平外的控制变量进入模型。模型 2 是不考虑家庭禀赋的情况下，所有控制变量进入模型，考察各控制变量对农民参保行为的影响。模型 3 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家庭禀赋的四个变量，与模型 4 对照，因为模型 4 中家庭人力资本变量不显著，可能是家庭人力资本与个人人力资本存在高度相关性，因此在不控制个人教育水平的基础上考察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民参保行为的

影响机制。模型 4 是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家庭禀赋的四个变量，考察家庭禀赋对农民参保行为的影响。模型 5 是为消除家庭经济资本中家庭收入和控制变量中的个人收入的相关性，用家庭水电煤气支出代替家庭收入计算家庭经济资本。对比模型 3 与模型 4、模型 4 与模型 5，差异不明显，因此分析时主要考虑模型 4 的回归结果。

在模型 4 中，模型总体检验具有显著性，Cox & Snell R 方和 Nagelkerke R 方分别达到 0.020 和 0.030，大于 0.1，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 0.606，明显大于 0.05，模型总体上较为理想。整体来看，家庭禀赋因素对农民参保行为有显著影响。系数检验中，除了家庭人力资本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家庭经济资本负向影响显著。模型4中家庭经济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参保概率降低13.4个百分点( $\text{Exp}(-0.144)=0.866$ )。模型5中,用家庭水电煤气支出代替家庭收入衡量家庭经济资本,个人收入和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效应均有所弱化,但家庭经济资本依然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农民越不可能参保,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已有研究表明,个人收入对农民是否参保具有正向影响,个人收入越高,农民参保的缴费能力越高,参保可能性越高。与个人收入不同,当农民拥有较高的家庭经济资本时,家庭养老能力增强,到老年时农民可能以家庭养老为主,为自己将来的养老资源担心程度小,因此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积极性下降。从资源稀缺性角度来看,当家庭经济资本丰富时,养老资源不具有稀缺性,政府举办的社会养老保险这种公共养老资源对农民的吸引力下降。从成本收益角度来看,当家庭经济资本丰富时,个人对养老的期望较高,而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付水平低,被认为是收益低的投资,所以农民参保意愿低。然而,家庭规模不断小型化和年轻人口外出务工比例增大,家庭养老功能将逐步弱化,社会养老保险越来越重要,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民参保的影响也会随之下降。

家庭人力资本影响不显著,研究假设2未得到验证。对比模型3和模型4,不管是否控制个人的教育水平,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民参保行为的影响都不显著。而控制变量中个人的教育水平对农民是否参保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已有研究也表明教育水平对农民的参保行为具有显著影响。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养老风险的认知度提高,对社会养老保险分散风险的作用有更科学的理解,从而参与意愿提高。这说明通过个人的人力资本效应推论家庭人力资本效应不具有可行性。农民参保的可能性并不随着家庭人力资本的增加而提高。另外,可能存在另一种可能性,由于农村教育资源的缺失,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本身不具有显著差异性,其对社会养老保险参与度的影响也不具有差异性。

家庭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显著。家庭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参保的概率提高16.5个百分点

( $\text{Exp}(0.153)=1.165$ ),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一方面,在物质资源日益丰富的背景下,人们更为注重精神层面的养老。当农民拥有较高的家庭社会资本时,个人拥有广泛的社交网络,精神生活较为丰富,对家庭的依赖减弱,因而更愿意参保而不是仅仅依赖家庭养老。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越丰富,家庭开放度越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越强,在政府推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初期,相比其他家庭,社会资本高的家庭可能最先参保。此外,家庭社会资本丰富的农民,与周围人的交流频繁,行为容易受他人的影响,得知身边的亲朋好友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时,农民参保的概率会提高。

家庭自然资本负向影响显著。家庭自然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参保的概率降低9.7个百分点( $\text{Exp}(-0.102)=0.903$ ),研究假设4得到验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十分有限,但是对于中老年人而言,土地仍然是多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找不到能够取代土地为农民老年生活提供基本保障的物质条件。家庭养老之所以能得以延续,除了作为最重要的伦理规范的孝道的作用外,就是老年人拥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以此作为交换子女养老的手段<sup>[19]</sup>。当农民拥有较高的家庭自然资本时,个人的土地保障能力强,农民更多地依附土地进行养老,家庭自然资本越丰富,其参保的积极性越低。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尤其是郊区的土地征用力度加大,土地的养老功能受到严重挑战,由此引发“被征地农民”的养老问题。因此,家庭自然资本对农民参保行为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弱化。

此外,在模型2中,模型总体检验具有显著性,Cox&Snell R方和Nagelkerke R方分别达到0.017和0.025,大于0.1,Hosmer和Lemeshow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759,明显大于0.05,模型总体上具有较好的拟合性。系数检验中,除了性别和健康状况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控制变量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来看,性别没有显著性影响,男性与女性在参保行为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不存在明显差异。年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的养老保险参与度也提高。个人收入、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党员参保的概

率比非党员高 78.1% (Exp(0.577)=1.781)。可能的原因是, 党员的思想觉悟较高, 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更为了解, 更倾向于参加养老保险。宗教信仰负向作用显著, 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无宗教信仰的人参保概率低 34.3% (Exp(-0.420)=0.657)。婚姻状况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相比单身, 婚居者参保的概率要高

41.3%(Exp(0.346)=1.014)。原因可能是单身者多数为年轻人, 家庭压力小; 婚居者的家庭压力大, 希望通过参保获得养老金, 提高老年生活质量。值得注意的是, 健康状况影响不显著, 这可能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及给付水平的提高有密切关系。

表 2 家庭禀赋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影响的 Binary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常量	-2.142 *** (0.288)	-2.346 *** (0.299)	-2.254 *** (0.237)	-2.481 *** (0.318)	-2.241 *** (0.275)
性别(男为参照组)	0.012 (0.081)	0.040 (0.082)	0.034 (0.081)	0.056 (0.082)	0.035 (0.082)
年龄	0.012 *** (0.004)	0.014 *** (0.004)	0.013 *** (0.004)	0.015 *** (0.004)	0.015 *** (0.004)
政治面貌(非党员为参照组)	0.693 *** (0.164)	0.577 *** (0.169)	0.670 *** (0.165)	0.575 *** (0.169)	0.554 *** (0.170)
宗教信仰(无宗教信仰为参照组)	-0.428 *** (0.126)	-0.420 *** (0.126)	-0.431 *** (0.126)	-0.425 *** (0.127)	-0.450 *** (0.127)
婚姻状况(单身为参照组)	0.308 ** (0.135)	0.346 ** (0.137)	0.311 ** (0.136)	0.354 ** (0.138)	0.318 ** (0.138)
健康状况	0.003 (0.035)	-0.006 (0.036)	0.003 (0.036)	-0.008 (0.036)	-0.020 (0.036)
个人收入	0.031 * (0.016)	0.031 * (0.016)	0.036 ** (0.017)	0.036 ** (0.017)	0.029 * (0.016)
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					
初中		0.104 (0.086)		0.088 (0.089)	0.062 (0.090)
高中		0.281 ** (0.129)		0.226 * (0.135)	0.219 (0.135)
大学及以上		0.721 ** (0.298)		0.654 ** (0.303)	0.635 ** (0.303)
家庭经济资本			-0.078 * (0.041)	-0.144 * (0.075)	-0.093 * (0.039)
家庭人力资本			0.062 (0.040)	0.050 (0.059)	0.006 (0.042)
家庭社会资本			0.110 ** (0.039)	0.153 *** (0.059)	0.078 ** (0.039)
家庭自然资本			-0.108 * (0.062)	-0.102 * (0.062)	-0.097 (0.060)
-2 对数似然值	4 362.380	4 353.467	4 346.379	4 340.257	4 338.228
Cox & Snell R 方	0.015	0.017	0.019	0.020	0.021
Nagelkerke R 方	0.022	0.025	0.028	0.030	0.031
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	0.307	0.759	0.152	0.606	0.765

注: \*\*\*P < 0.01, \*\*P < 0.05, \*P < 0.1; 表中结果为 β 值, 括号内为标准差。

####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实证结果表明, 家庭禀赋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其中, 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 对社会养老保险给付水平期望值越高, 农民参保的概率越小; 家庭社会资本越丰富, 受社会网络的影响越强, 农民参保的概率越大; 家庭自然资本越丰富, 土地养老保障作用越大, 农民参保的概率越小。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

一是要发挥家庭养老保障功能, 提高土地养老保

障能力。在社会养老保险还不完善的条件下, 应该继续发挥家庭养老功能, 实现家庭资源的代际互动, 提高农村人口的老年生活水平。保障农村外出务工人群的利益, 实现农民工待遇的公平性, 为家庭养老提供经济资源。此外, 土地作为农村人口最重要的养老资源之一, 应该充分利用其养老保障作用。

二是要加强社会养老保险宣传, 逐步实现农村居民全覆盖。应当从转变传统观念入手, 使农村居民认识到养老风险的存在以及社会养老保险的前景; 同时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 着重做好已参

保人群的工作, 实现已参保人群对未参保人群的宣传带动作用。

三是要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提高制度的待遇水平。一方面, 采取财政补贴等激励措施, 鼓励农村居民参与较高档次的缴费; 另一方面, 提高养老基金运营管理效率, 增加基金收益, 提高保险给付水平, 吸引农村居民积极参保。

#### 注 释:

- ① 邓京荆. 民政部副部长: 中国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市, 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 [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shehui/2012-05/17/content\\_15320969.htm](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shehui/2012-05/17/content_15320969.htm), 2014. 11. 22.
- ② 财经网. <http://www.caijing.com.cn/2010-04-20/110420346.html>, 2014. 11. 22.

#### 参考文献:

- [1] 陈小京. 农村居民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分析——对湖北省 C 市推进“新农保”试点工作的调查[J]. 湖北社会科学, 2012(12): 56-57.
- [2] 胡宏伟, 蔡霞, 石静.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效需求研究——基于农民参保意愿和缴费承受能力的综合考察[J]. 经济经纬, 2009(6): 59-63.
- [3] 吕学静, 李佳. 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有限理性”学说[J]. 人口学刊, 2012(4): 14-23.
- [4] 成志刚, 曹平.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满意度研究[J].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5): 35-41.
- [5] 金刚, 张秋秋, 闫琳琳.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意愿研究——基于有序 Probit 模型的估计[J].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2): 64-71.
- [6] 穆怀中, 闫琳琳.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研究, 2012(1): 73-82.
- [7] 刘辉, 徐利群. 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湖南省 428 位农民的调查[J]. 农村经济, 2014(2): 55-60.
- [8] 李新洋.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基于厦门市海沧区的问卷调查分析[J]. 生产力研究, 2013(11): 49-50+53.
- [9] 吴罗发. 中部地区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分析——以江西省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4): 63-66.
- [10] 杨丽, 王明钢. 影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的主要因素研究——基于昆明农村的调查与分析[J]. 经济问题, 2012(6): 25-28.
- [11] Ebenstein, A and Leung, S. . Son preference and access to social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 pension program[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0, 36(4): 47-70.
- [12] 崔红志. 影响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因素[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3(3): 137-141.
- [13] 吴玉锋, 王友华, 程莉娜.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村域社会资本理论视角[J]. 人口与发展, 2013(5): 30-37, 9.
- [14] 邓大松, 刘国磊.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3(7): 90-93.
- [15] 凌文豪.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首批 21 个试点的调研[J]. 社会主义研究, 2013(6): 110-114.
- [16] 石智雷, 杨云彦. 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J]. 社会学研究, 2012(3): 157-181, 245.
- [17] 狄金华, 韦宏耀, 钟涨宝. 农村子女的家庭禀赋与赡养行为研究——基于 CGSS2006 数据资料的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2): 35-43.
- [18] 杨云彦, 石智雷. 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08(5): 66-72, 96.
- [19] 袁春瑛, 薛兴利, 范毅. 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理性选择——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相结合[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2(6): 430-433.

责任编辑: 陈向科